



1949 — 1979

甘肃散文特写选



甘肃散文特写选
PDG

出版说明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起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冲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砸烂了他们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而战斗的大好形势下，在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甘肃文艺》月刊社和本社编辑部分别选编了三十年来我省比较优秀的短篇文艺作品，集成《甘肃短篇小说选》、《甘肃散文特写选》、《甘肃诗歌选》、《甘肃小剧选》、《甘肃儿童文学选》、《甘肃歌曲选》等六本选集。这六本选集编入的数百篇作品，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我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新风貌、新人物。特别是以反映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为题材的一批作品，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了广大人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而进行的不屈的斗争，展现了他们解放思想，决心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英雄气概。六本选集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这些作品的作者，有我省知名的作家，也有一大批初露才华的新手。这六本选集，是我省三十年来

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小结，必将促进我省文艺创作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很多好的作品未能一一选入；入选的作品，也不尽是我省最优秀的作品。在编选工作中，广大作者提供作品，提出建议，给了编辑工作很大支持。有些同志为选集的辑成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们谨表感谢。由于时间紧迫，资料缺乏，编辑工作难免会有缺点、疏漏，希望读者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祝福随笔.....	李 季 (1)
敦煌新姿.....	常书鸿 (25)
夏天的敦煌.....	常书鸿 (29)
兰州春晓.....	李秀峰 (32)
晴岚碧海话崆峒.....	李秀峰 (37)
最深情的歌.....	钱 军 (46)
高原上的激流.....	徐 刚 (61)
小溪流之歌.....	郑 重 (66)
摩天岭.....	亚 影 (75)
夜歌.....	高天白 (84)
莲花山的莲叶儿.....	赵之洵 夏羊 秦耕 (89)
永远的微笑.....	邱金俊 (95)
唐述谷里的回声.....	曹仲高 (104)
炳灵寺小记.....	赵 毅 (112)
戈壁宝山间.....	蓝 坪 (116)
春满阳关.....	夏伟生 (125)
小云杉.....	周顿 吴月 毓汉 (133)
沙村的春天.....	陈 述 (138)
天山里的太阳花.....	伍光和 (146)
七园的菊花.....	王守义 (155)
嫩薇和老蕨菜.....	王守义 (162)
丁香盛开.....	尉立青 (168)
骆驼背上的医院.....	尉立青 (175)

幸福姐妹.....	冉 然(180)
金翅鸟.....	冉 然(187)
戈壁红柳.....	卢振国(194)
火红的枸杞.....	黄凤谦 白圣如(202)
朝阳路.....	曹永安(210)
深刻怀念毛主席.....	程士荣(215)
永刻心扉的教诲.....	刘万仁(219)
汽笛长鸣.....	李民发(225)
九月菊.....	严 肃(231)
晶明如玉的心.....	李云鹏(239)
冬花赋.....	胡迅雷(246)
华政委派来的秧歌队.....	牛 木(255)
彭总和人民心相连.....	莫 耶(257)
莫高窟巧遇.....	陈 荃(269)
怀念我们的好爸爸.....	赵咏桔 咏苹 咏梅(275)
春的喜歌.....	曹 杰(287)
星钟.....	王兰玲(294)
您好啊,大山.....	王兰玲(300)
琴声.....	周如镜(307)
补课.....	何 伦(313)
复课.....	文 立(319)
吴燕.....	石 磊(324)
发热发光的心灵.....	汪泾洋(329)
奔腾急.....	陈作犁(333)
连心曲.....	洪波 世隆(340)
月下老.....	赵海清(347)
杜鹃花.....	金 钊(355)

祝 福 随 笔

李 季

逛 “庙 会”

早上，我还没有睡醒，大胡子杨地质师，就匆匆忙忙把我喊叫了起来，说是早点吃饭，同野外队的同志们一道，结伴去逛“庙会”。

逛“庙会”，这可是个新玩艺。好几天以前，局里、大队和野外小队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同志们，就在为这件事忙碌着。光是为布置、准备“庙会”的电话、会议，我就听到过好多次。听说局党委还为这，专门派人到一百多里外的县城里，去商请县上派遣商业、文化部门前来协助。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工作的钻井、器材供应、运输等大大小小单位的职工们，那就不用说了，简直是搬着手指头算日子。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野外小队的同志们，竟至把“庙会”比作是同家人团聚一样的重要哩！

我的好同志，你大约还有点儿不解吧？也许你对这种“庙会”还缺少起码的知识吧？你且不要性急，待我慢慢说来。

我们匆匆吃过早饭，全队除去出差在外的人，几乎都挤到两辆大卡车上，挤得象两卡车干鱼一样。知道谁也不愿放过这个难得的好日子，队长和支部书记自动留下看家。炊事员老胡有点

不好意思，推让着说不能让他们俩在家喝白开水，啃干馒头，就从车上跳下来。

“去吧，去吧！离了你，我们还饿死不成。伙房有米有鱼，我们会吃一顿比你做的还要好的饭。”从部队转业来的支部书记，连推带扶，又把老胡推到卡车上。

我们的两辆卡车，由工会主席带领着出发了。野外队的年轻人特别多，一路上说呀，唱呀，简直没个完。大胡子地质师今天话也特别多，他变得象个小孩似的拍着我们的肩膀说：“这车子拉的不是一车人，拉的是一车手风琴。你听，这伙年轻人唱得多带劲呵！”

“不是手风琴，是一车新郎哪！咱们的杨地质师，今天也象是年轻了，也想当诗人，做起诗来了，你们听——这车子拉的不是一车人，拉的是一车手风琴。多好的诗呵！”

接着是一阵叫好，一阵掌声，把个大胡子笑得眼泪都淌了出来。

“说一车人都是新郎，这不对，女同志还能当新郎？”谁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你们都当新郎吧，我们给你们当伴娘。”几个女同志，不甘示弱，一下就给顶了回来。

“怕不对吧。新社会不兴这一套，什么伴娘不伴娘，依我看，只要改一个字，把伴字改成新字，不就成了吗？不当新娘，你们今天穿戴这么漂亮，干什么呀？”

只是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人，都脱下了那满是油渍、补绽、破洞的工作服。在平日，他们穿起这样的工作服，戴上大皮帽子，满脸油泥风霜，你实在难以分出男女老幼来。嘿，今天可都大变样了。瞧吧，小伙子们个个的头，梳得油

光明亮，新棉衣，新袜子新鞋，没有新棉衣的，也在破旧的棉袄上，罩上了一件干净的夹克，或罩上一件单衣服。女同志们，更是打扮得在工地上难得见到的鲜艳，各种颜色和花样的毛衣、头巾，都穿戴出来了。几个才到祝福半年多的大学毕业生，还在她们的长辫子上，扎上了精心保藏着的色彩艳丽的丝绸蝴蝶结。就连大家称为“老马夫”的大胡子杨地质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把他那满脸满腮的大胡子刮了大半边，只留着下巴底下那一把黑胡子，显得精神了许多。我看着笑着，心里也暗自思量着：这简直是一个节日呀。这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跑野外，与石头、野兽打交道的“野人”们，居然个个不约而同地换上了“盛装”，象盼着新年佳节的小孩子们那样嘻笑着，他们是一些多么纯真、朴实而又可亲可爱的人们呀！

离“庙会”的场地还有好几里远，就望见了丛林般的红旗和各色彩旗。车子再往前走，就听到了喧闹不息的锣鼓声，大喇叭里放送着的唱片声。人们在车上欢叫起来，谁还狠狠地敲打着驾驶室顶上的钢板，嚷叫着：“快呀，加油，加油！”

来到了“庙会”的场地边上，车子还没有站稳，人们就急不可耐地往下跳。工会主席刚宣布完注意事项，人们就一哄而散了。转眼间，我们这两车人，就象流入汪洋大海中的一股细小溪流似的，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前些天，只是听人说起“庙会”，我连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今天亲眼一看，这场面可真不简单呀，怪不得人们这样焦急地盼望着它哩！

方圆一里多长的空场上，四周搭满了一边敞开的大帐篷，帐篷顶上，插着各色迎风招展的彩旗。帐篷里边，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从布匹到钮扣、针线，从各种图书到信纸信封，

理发、修鞋、修补衣服，饭食、啤酒、汽水、茶水样样都有。空场的东西两边，用好几个“解放牌”汽车，和木板搭了两座临时性的大舞台。一边是唱秦腔大戏，一边是节目繁多的歌舞演出。听说秦腔是专业剧团演的，而歌舞节目，则是各个单位的职工抽空赶排出来的。工地附近的牧民公社，为了表示对石油工人的慰问，也派了二十多个姑娘小伙子组成的业余剧团，来参加演出。除了台上的，场地上还有各单位的化装宣传队，他们敲着锣鼓，穿红戴绿，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煞是热闹。

说起人来，真得用“人山人海”这句话来形容。平日劳动时，在这方圆上千公里的原野上，人们各处一地，除了本单位的同志外，往往好多天见不到一个人的影子。今天，却一下见到这么多的人，好象一块磁铁，把所有的铁屑，都吸聚到一块儿了。不说别的，单就能看到这么多的人，这对那些终年同黄羊、野马打交道的野外勘探人员来说，不就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和使他们感到极大的满足吗？

我认清了小队卡车的停车场，也就跟上他们一道，挤到乱人丛中。人，真够多了。有时候，你简直可以不用脚走路，人流就能把你夹抬起来，“带”着你走好几步远。两座舞台跟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去。在场地中间，挤出了一身汗，我就跑到空场边上的帐篷跟前，谁知道，这里也不松闲。几个同伴早挤散了，我干脆在一个由职工家属开设的茶水摊的小木凳上坐了下来。一则挤了这半天，有点儿口渴，另则也实在累了，想借机休息一下。

“老李同志，你也来逛‘庙会’了？”一个我在玉门就认识的采油工人，也正坐在这里喝茶。

“这么热闹的‘庙会’，谁不想来逛逛呢。你们离这儿挺远的，怎么也跑来了？”

“这是人家野外勘探系统的‘庙会’，本来没有我们的份，正巧我们矿场派我来协助他们搞固井工程，今天他们全都休息放假，我也就跟他们一同来了。”

“怎么样，他们这‘庙会’，比起你们生产系统的哪家好？”

“当然他们的好啦，他们搞得晚，有了我们的经验，花样比我们多得多。不过，我们明年再搞时，一定要比他们搞得更好些——我们也有了他们的经验啦。明年我们搞‘庙会’时，你可也去逛一逛呵！”

“一定去，一定去。”我满口答应他。

“走吧，再去看看，那些玩艺，真有意思。”没等喝完最后一口水，他就拉上我，挤向标明是“文娱活动区”的那排帐篷前。什么文娱活动？我正在纳闷，这位热心的采油工人同志，把一叠盖着大小红色图章的油印纸条塞到我的手里，说道：“我买了好几种票，一样两份，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我问他多少钱，想把票钱还给他，他已经挤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低头看看那些票，我才知道，这是各单位的工会想的点子。票钱倒不多，一张五分钱，但却挺好玩。我就随便抽了一张票，开始“娱乐”起来。

平地上，摆了好几个啤酒瓶子，每一个买了票的人，给你一根筷子，立正站在离瓶子半步远的地方，只许垂头，不准弯腰，手要齐胸平伸，把筷子对准瓶口。筷子落手时，能进瓶子里的，就奖给你一张印着万马奔腾图案的精美的小画片。一张票玩一次，投不中的，票就作废了。

第二张票，叫做“金钩钓鱼”，给买票的人发一根带有小铁丝做的钓鱼竿，站在用线绳围着的栏杆外边，钓那些用短线绳捆好的小书签，糖、水果、发卡、日记本……各种各样的小礼品。

我钓了半天，只钓到手里一块糖。

第三场游戏倒简单，这是县上组织来的，汽枪打靶。一张票打一枪，打中几等奖，就给什么。我打了空枪，什么也没有捞上。

“这个枪有毛病，瞄准时，稍微靠上边一点，保证你能打中。给票，再来一枪。”我正要走，忽然遇见了大胡子杨地质师，他按着我，没奈何又打了一枪。还好，打中了个二等奖：一小纸袋夹心水果糖。我们两个分着吃了，笑得涎水都流了出来。

“咱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我挽上他的手，往人丛外边走，向他说道。

“我还有一张‘猴子吃蟠桃’的票，搞完再走。”他且不回答我，反倒又把我拉进了另一群人里边。

我还一直没有发现这种玩艺。人群中间的小空地上，插着一棵一人高的老树，枝干齐全，就是没有了树叶，就象外国人在圣诞节玩的圣诞树一样，在树的枝干上，高高低低挂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小纸包，糖呀，小歌片呀，书签、铅笔、纸烟等，多诱人呀！买票的人，要用手巾把眼蒙起来，再给你一把剪子，伸直手臂，向树走去，剪到什么，就奖给你什么。我正打量这棵树的名堂，老杨可已经被蒙上了眼睛。他认真地，战战兢兢地向树走去，那姿势真象是脚踩钢丝走路的杂技演员似的。一人登场，多人担心，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场外为这些上场的“演员”们指示着，欢叫着：

“走偏了，靠右手些！”

“手再举高些。”

“剪子朝左边剪，剪那包大的。”

“剪哪，快剪！”

“唉，放着大苹果不吃，剪了一块糖，多可惜！”

就是在这七嘴八舌的指挥声里，老杨走到了树跟前，到底是个跑野外的老手，他根本不听从这些义务引路人的叫嚷，胸有成竹地稳步走过去。到了，他手里那把张开的剪子，对准了树枝上那件最大的纸包，用力一剪，人群中，马上爆发了一阵喝彩声，

“好呵，头奖！”

“这个大胡子是哪个单位的？真有一手！”

老杨在喝彩声中，拉下手巾，交还了剪刀，拿上那包奖品，一脚跃出场地，拉上我就往出跑。多少人在羡慕着他呵。

“你这个鬼，真有两下子。”我象是自己得了这份奖一样的高兴着。“打开看看，这是包的什么东西？”

“是一本书。呵，《世界知识辞典》！我买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买到。多好呀，《世界知识辞典》！”把书高举在头顶上，出自心地欢叫着。

“今天没有白过，得了这么一个大胜利，这等于发现了一个储油构造。走吧，找车子去。”他心满意足地拉上我，从人群里往外挤。

“喂，老李，你看！”他忽然回过头来，咬着我的耳朵悄声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紧靠邮电局的帐篷旁边，是个照相馆。真不知道这是哪个单位想的新花样，就凭一个普普通通的“莱卡”照相机，居然开起了照相“馆”。照相的人还挺多的。

“看见没有？”老杨神秘地眨眨眼睛问我说。

“照相吆，那有什么！噢，看见了，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原来是小队的一个女技术员，正挽着不知是哪个队的小伙子

的胳膊，在等候照相。

“走，咱们靠远点，碰上咱们，她会不好意思的。”避过了照相的地方，老杨又继续说：“他们已经恋爱了四年多啦，男的搞地震测量，最近才从别处调到祝福来。两个人关系甜极了，不多不少，一个星期，保证通一次信。看今天这样子，我得准备送婚礼啦。”

“你倒挺熟悉。我还当你们这些搞地质的人就知道岩层、石头，不懂得感情哩。”

“亏你还同我们搞石油的人交往了这十来年，竟连这一点也没有摸透。我们这些‘野人’，因为常年难得见个人，见了人分外热情。又因为我们除了同黄羊、野马打交道外，很少有机会同外界接触，所以，我们的感情最专，最深，看似无情却有情。”

“你又作起诗来了。”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停车场上，人们还都没有回来，我们俩就都挤到驾驶室里，抽着烟，继续谈了起来。

“怎么样，我们这‘庙会’挺不错吧？”

“这哪里只是‘庙会’，简直是一个大节日呵！”

“对呵，是个大节日。你知道，我们这些搞石油、跑野外的职工，同别的工业职工不一样。别的工业，大小都靠近一个城市，或者是靠近一个工业区。交通、居住福利条件不用说了，就说衣服鞋袜的修修补补，买本书，照张相片这些小事，都得碰机会才行。至于看电影、看戏等文化娱乐生活，那就更谈不上了。你同咱们石油职工是老关系了，你该知道，我们这些‘野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可怜到什么地步呵。我们小队，今年这十个月里，才只看过两次电影，还是老的都掉了牙的片子。前些天，听说拍了一部好片子——《红色娘子军》，心里真想看一看，可是到

哪里去看呢？职工们有时说怪话：‘为什么石油不出在大城市的郊区呢，让咱们到那里打井、采油，下了班也可以进城去逛逛柏油马路，坐坐无轨电车，到戏院、电影院去看一场戏，一场电影，那多好啊！’也真说得对，石油偏偏就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空荡荡的大原野上，想听一声火车的叫声，也是不容易的。

“再说学习，订份报纸杂志，往往半月二十天才能送来一次。不知道你注意这件事没有？我们跑野外的人，订的最多的是《新华月报》。为什么？就因为报纸一来一捆，还不如《新华月报》看着方便哩。报纸，杂志这样，信也如此。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个女技术员，我不是说她爱人每星期给她写一次情书吗？那些信，也差不多是半月二十天才收到一次。因此，有的调皮鬼就同她开玩笑说：‘你干脆也来个《爱情月报》吧’。

“想想这些，就能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尽情地盼望这一天，利用这一天了。真要感谢局党委的同志们，他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形式，又休息了，又娱乐了，又把什么事情都办了。

‘庙会’，这个名目也好听，旧形式，新内容，把什么困难问题，都给解决了。你说，不是这个‘庙会’，那些谈情说爱的姑娘小伙子们，往到哪里去找这个机会呢？”

人们陆续回到停车场来。可以看得出来，每人都得到了满足。人们兴高彩烈地谈笑着，互相展示自己买来的书呀，鞋子呀的各种东西。炊事员老胡，一个人蹲在车身底下，嘴里啃着一串糖葫芦。你先看他那副自得的神情，就可以猜想到他是过了一个多么快乐的节日了。

可亲可爱的石油工人们呵，你们整年累月地战斗在风沙冰冻的戈壁滩上，为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你们作出了多么大

的贡献！而你们要求于祖国的，却是怎样地少呵！一本书，一串糖葫芦，照一张相片，拿着剪刀从枯树枝上剪下一包水果糖，都会使你们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敬可爱的兄弟们呵，你们都是一些多么纯真的人呀！不论做什么，你们都是这样认真。拿一根筷子投向啤酒瓶里，同你们把几百公斤的钻杆，钻向几千公尺下的地层深处一样认真。我们的党和人民是对的，他们把发展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担交付给了你们。只有你们，只有象你们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

在回去的路上，夜晚睡在帐篷里的行军床上，我不住地这样想，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

亲爱的石油工人兄弟们呵，你们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呵！……

欢乐的除夕

一年中，有许许多多节日。除夕，这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节日。谁的记忆里不曾留下过一个又一个欢乐的除夕之夜的难忘印象呢？

儿时的除夕，那总是伴随着苦涩的泪水一道来回忆的。电影《白毛女》已经为我们集中而又形象地绘出了一幅辛酸的除夕图。等到我们年纪稍微长大了些，苦难逼迫着我们，战斗号召着我们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在寒冷阴湿的破窑洞里，在冰雪交加的太行山顶，在奔袭敌人据点的夜路上，我们又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除夕。胜利了，在大建设的年代里，在戈壁滩上的帐篷里，在淮河水利建设的工地上，在狂欢歌舞的矿区里，在灯光辉煌的城市里，除夕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充满

了新的欢乐。我们欢庆过去一年的建设成就，迎接新的一年更为繁重的建设任务。

除夕之夜呵，它跟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前进步伐，每一年都添加着新的内容。这个除旧布新的夜的节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力量和信心！

今年的除夕，我是在祝福战区度过的。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曾经度过了许多这样那样的除夕之夜，而这一个除夕，这一个不眠之夜呵，却使我感到异乎寻常的欢快、充实、丰富、奋发和激动。

迎接新年的巨幅标语牌，树立在交通要道的路边上。在茫茫白雪的荒原上，这些比人身还要高大的红色的标语，一笔一划，都象闪动着的火焰。在工地上，井场上和人们办公、居住的虽然有些零散，但却多如繁星的居民点里，到处是迎风飘舞的红旗和各色彩旗。夜来临了，座落在千里荒原上的矿区，简直是黑漆漆的太空里的一片充满生命，充满光和热的繁荣的银河星云区。灯光万点，锣鼓喧天。人们好象把一年的欢乐，集中在这一个晚上。

千百处进行除夕夜班生产的采油、炼油和钻井岗位上的工人们，受到了战区所有人的尊敬和关怀。从总指挥部的局长，一直到各个基层井队的队长、指导员，还有工人家属代表们，川流不息地前来慰问，给他们带来了双倍的年礼——热腾腾的包子、点心和滚烫鲜嫩的水饺。在这些地方，因为怕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喧闹的锣鼓，豪放的欢笑，被深情的目光、紧握的手掌和被压缩成三言两语的诗一般的简短的祝贺、问候的话语所代替了。

在班、组、井队温暖的宿舍里，办公室里，在明亮的食堂里，人们的那种欢乐的劲头呵，我敢说至少不下于他们在烈日严寒中，创建使人惊叹的英雄业绩时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劲头的。

跟随指挥部的一个贺节队（这一夜，指挥部组织了数以十计的贺节队），我们乘坐了一辆吉普车，象是在欢乐海洋里游泳的一只欢乐的鱼儿一样，我们分享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欢乐。拜访了炼油、钻井工人，又在采油工人的俱乐部里（这是战区唯一的“礼堂”），参加了他们豪迈乐观的大合唱。在战区医院里的病房中，慰问了那些工伤病员，观看了白衣战士们优美的舞蹈。不到基建工人们那里去贺节，这是不能原谅的过失。在会战中，他们建立了至少不下于任何其他工种的丰功伟绩。当我们走进油田建设、安装工人宿舍、食堂里时，一下子就被他们那种强烈的传统民族形式的晚会布置，和那种节奏鲜明、音响强烈的民族风格的晚会节目所惊叹，所吸引了。我们简直不想离开这里了，但是，不行呵，还有机修单位、运输单位、水电单位等那么多的职工们，不去给他们贺节，这不也是不应该的吗？

午夜已经早过了，现在是凌晨三点半钟。我们辞别了电厂的职工们，驱车前往另一个居住得最远的单位。路上需要走二十分钟。在通常的情况下，本来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偷空打个盹儿。可是，同车的几个人，谁也没有睡意，我们热烈地谈论着已经过去了这个大半夜所见到的一切。

是的呵，怎么能合上眼睛呢？不论在拥挤的食堂里，还是在小小的工人宿舍土屋里，不论是气势豪迈的演唱中，还是在同单个独人的倾心交谈中，不论是久经战阵、满面风霜的老钻井工人身上，还是在同新到战区来的年仅二十出头的满身还有不少孩子气的学徒工的身上，我们不都是感到一种强烈的生命的力量吗？职工们用大合唱、独唱、快板、数来宝、民歌小调、朗诵以至于震耳欲聋的口号，自豪地回顾在祝福的四年会战的历史，总结会战四年的劳动成就，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热情而又坚决地请求